

当代博士思辨集
（第6辑）

陈家琪 著

人生之心境情调

山东友谊出版社



山东友谊出版社



人生之心境情调

陈家琪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之心境情调 / 陈家琪著.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7. 4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辨集粹书系. 第6辑)

ISBN 978-7-80737-202-8

I. 人… II. 陈… III. 哲学—西方国家—文集 IV. B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3674 号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辨集粹书系 (第 6 辑)

人生之心境情调

陈家琪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756 82098142

发行部 (0531) 82098035 (传真)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50mm×228mm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262千字

定 价: 30.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博士生导师是我国当代学术界的一批精英，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天赋才能，静守书斋，破读典籍，“焚膏油以继晷，独兀兀而穷年”，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卓有建树，其造诣渐臻纯青，在学坛颇有影响，甚至名及海外。但是，他们的成就却少为普通读者所知晓。所以，让高雅的学术走出殿堂，甚为必要。然而，博士生导师的专著和大块文章，多以思辨的深刻、逻辑的严密和旁征博引而著显，难为一般读者所理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便捷自由的阅读渐成时尚，让学者的思想、智慧与读者的需求近距离链接，成为我们策划本书系的初衷。与其他学术著作不同的是，本书系多由博士生导师们将自己几十年的文章、专著予以检索，把其中那些虽时过境迁但仍有思想洞见、亦富辞采的文字截取而成。这些文字经过了岁月的淘洗，实乃石中之玉、川底之珠。所截取的文字有章节、有片段、有三五语句，重新编排，再成系列。其长者如随笔，短者如小札，如散文诗、箴言录。……读者随意翻读，必有启示心智、陶冶性情之益。

这是本书系的第六辑。

目 录

第一辑 写在前面

人生之心境情调

——海上漂泊中的思想印记 3

灵气缭绕中，岁月就这般没人沉寂

——由雅典奥运会想到的 8

第二辑 一个疯子眼中的世界

“平庸是时代的危险所在”

——再论尼采的“大政治”的概念 21

也许，这真是一个毫无高贵性可言的世界 41

第三辑 从天而降的第欧根尼

“放大”了的“再见，列宁”

——我读齐泽克 49

犬儒主义时代的智慧比拼 59

快感的政治纬度

——再读齐泽克 68

第四辑 从康德到黑格尔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81
重新思量康德哲学的历史意义	85
如何使正义感成为立法活动的指南	
——黑格尔《论英国改革法案》（1831）	95
关于“新道德主义”的一封信	106

第五辑 游弋于现象学的视阈之中

直观、描述、生活世界	
——我们时代的现象学	121
胡塞尔：伦理学中的形式本体论	132
人生之心境情调	149
伦理与政治	
——从《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说起	156
善良的强力意志？	
——也谈“德法之争”	170

第六辑 悖论中的抉择

“过得好”与“做得对”	
——“博弈论”中的生命逻辑与道德演化	175
看什么与怎么看	184
抵抗怀疑与怀疑中的抵抗	196
极权主义民主的个人主义及其归宿	206

个人的幸福感与被认可的成就感 ——从一场辩论赛说起	211
------------------------------------	-----

第七辑 困惑与辨析中的问题

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	221
进口的理论与土产的问题	234
什么才是“为我所有”的思想?	251
古今中西意 觉道资无穷 ——我的2006年的读书生活	255
请注意注意力的转移	261
断裂与现代思想的徘徊	264
2006:一个需要沉下心来想想清楚的年份	273

第八辑 书稿摘录

谁是马克思?	289
博导档案——家琪自述	299
代后记:年届六十	300

第一辑 写在前面

人生之心境情调

——海上漂泊中的思想印记

上海也就是海上，这里的“海”是“人海”。每当我从南京路步行街的路口走过或骑单车去学校，绿灯亮时，真是人如潮涌，潮起潮落，自己也就有一种人海茫茫中无所着落的感觉，就像提笔写字，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念头反而不知从何入手一样。这里所收录的文章，大都是上海写的。我没有统计过与以前比起来是更多一些还是少了一些。我只知道思想上的波动更大了，要写成文字的心情也似乎更为紧迫。经济上有压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就想多换回一些稿费。我同时也就明白了过去（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家（广义的）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东西（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等着要钱（但并不是穷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的地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被国家“养”起来了，基本的衣食有了基本的保证（当然也就是不愁吃穿了），所以就开始“写精品”，“十年磨一剑”。肯定有人写出了精品，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混日子也就成了一种常态，而且是最保险、最安全、最能把心思转移为疏通各种关节的一种状态。写什么、怎么写、歌颂谁、批判谁，一切的一切都有固定的模式，甚至连语气和节奏也是确定了的，反正也不急着要钱（追求进一步的享受，这个念头早作为“资产阶级思想”被“根除”了），于是起码有两代人就那么混了过来，这些能混的人也是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的侥幸者或幸存者。文字就意味着白纸黑字，意味着档案或罪证，当然，对《雷锋日记》一类的文字自当别论。生死荣辱之间往往也就只在个别话语之间。总之，谁都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更加明白了“写作”（还是广义的）与文字（最好理解为符号，包括身体语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

问题的另一面或反过来想，就又是我们今天都能看到的现实：忽然间一下子就冒出来这么多书，无论有多么大的书店或书展的空间，书，永远是挤得满满的。假冒的、代笔的、伪造的、抄袭的，应有尽有，就是因为书能换钱、能出名、能发财。

其实是“怎么都行”，谁都有书可写，谁也都能写书；对错好坏本来也就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别，今天看来是错的坏的，说不定明天就会让人称颂不已。

可对像我这样，既被国家“养”着，有吃有穿，已经成了教授，又不想（首先是不能，是无法）靠卖书发财的人来说，又为什么还整日埋在书里，而且每有所思，就赶快记在纸上，惦记着想把它发表出来呢？需要更多的钱的欲望只是相对于过去的年月来说强烈了一些（其实无非是在追求更多的享受而已），但毕竟不是非如此不可的事：以前能那样，今天为什么就不行？

写作，对我来说，在今天到底是不是一件非如此不可的事？要说写作能带来什么，带来的危险总比好处要明确得多。可为什么还要写？

荣誉、名誉、学术地位，被他人与社会认可，借机认识更多的人，有更大的、更高层次的交往圈子，给孩子和学生们树立一个“喜欢读书”、“喜欢想问题”的好的形象，等等，把能想到的动力因素全都想到，还是觉得不够充分。我个人在哲学上相信这么几条：一是状态先于思想，所以要不断反省自己的精神（而不仅仅是思想）状态，在以前的文章中比较喜欢用“心态”这个词，具体来说，比如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甚至绝望的（当然，绝望了也并不就一直绝望下去或非自杀不可），有些话是不是就是因某事而想说给某人的，很急切，还是闲暇时的一些泛泛而论、迟说早说都无所谓理论话语，总之，在写作动机中总免不了情感的因素，而且这情感因素隐藏在“思想”的后面，但却是“思想”的背景或条件；二是反思“入思的动机的由来”，如果说前一条讲的是想表现或反映自己写作中的情感因素的话，这一条强调的是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说明的是一个什么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不便说明或怎么也说明不了，而说明不了的

原因又在于自己并未想清楚问题之所在，所以才专门审视“动机”（含有情感因素）中的“问题意识”。当然，这“问题意识”事实上只会越说越复杂。

说到这里，就免不了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命定”了的意味：既然走上了哲学思想的不归之路，恐怕就只能这样不停地想下去。国家“养”着你，不愁吃穿，哲学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沾了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的光）又提得这么高，这就客观上提供了一个让你胡思乱想的可能，当然不胡思乱想，照本宣科般地就这样讲下去也可以（哲学无形中又成了最省事、最不需要动脑子就可以一直讲下去的一门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恰恰出自对这种“被养”的不满与反抗，但又不能直着说（直说了，你就可能不被养了，这很不妙，而且，更重要的是，话一说白了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或者不深刻了），于是才有了这么多绕来绕去的理论。我并不认为这些理论都是为了表达不满和故意绕来绕去。我只是觉得，离开了那样一股“气”（一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固有范畴），离开了能把问题绕成一、二、三、四点的技能训练，当然也就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能写出这么多文字，对像我这样已经或只能作“理论思维”的人来说，一是靠国家“养着”，二是靠对这种“被养”的不满。如果不“养”你了，让你到社会上自谋生路，我这个人真得一无所能，不是说活不下去，至少不会如现在活得这么好（当然也不一定，只是早已失去了“试试”的勇气和志气而已），不会继续思考和写作这些晦涩难懂的哲学文章了，但如果对这一切又暗自窃喜、自满意得，不反复追问、审视自己“人思的动机的由来”，在没有了“勇气”和“志气”的前提下连一丝游走于文字中的“气”都没有了的话，就又不可能写出这些毕竟还有人愿意看的哲学文章。

也许是自然而然，或有些身不由己，反正我自己能知道的，就是无形中已把以前的本体论、知识论问题更多地“还原”为政治、伦理与法的观念上的纠缠。

讨论现代性问题，必须追问“现代化”的动力（动机）机制，讨论哲学

中的本体论、知识论问题,也必须在现象学还原的意义上追述到某种与人的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形态相关的政治、伦理问题,因为哲学说到底是为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所作出的探询或辩护,当然是在反思中的探寻与辩护。

至少是试探着想更切近地触摸现实,在形(行?)而上下之间寻觅出路。

志扬兄在送给我的他那本《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的扉页上题写的是:“总得有人先一个一个地停下来吧……”我明白他的意思。国内的西学界早已溃不成军,大家四下鼠窜,各自构筑着自己安身立命的领地(其中自然不乏一些真有想法的佼佼者),同时又相互隔绝,如此这般,提及传统文化的散失和本土思想的聚集,似乎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因为谁也不知该从何说起。

自“五四”以来,我们就把能找的原因都找遍了,从语言结构到思维习惯,从传统中迷信的昌盛到宗教中信仰的缺失,从国民性到人种学,等等,好像最后可以推诿的,就是“生不逢时”或“生不逢地”这句老话了。尽管这样的推诿很无聊,无聊到明眼人一听便知是在进行自我安慰式的自欺欺人,但也许,如果把“推诿”也理解为一种对时代的无奈地反映或记录的话,人类思想史上也就不乏对后人有所启迪的先例了。

一面是大家都明显感受到的传统资源的贫乏与思想的寡淡无味,另一面就是谁又都不得不面对的日渐喧闹的文化市场和追逐猎奇的时尚景观。想想自己,也许唯一支撑着自己的那点“气”,就来自“文革”以来还依旧残留着的对政治的关注,以及在今天不得不更为关注的哲学在政治面前所能为自己作出的辩护。这个话题是一些西方哲学家(比如列奥·斯特劳斯,还有迈尔等人)早就谈论过了的,但对我来说,重新理解哲学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恰恰是哲学自身建构起来的)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本身的内容,同时也就是哲学的自我反省、自我理解、自我认识。我想,哲学正是在与各种权威、各种规范化了的思想模式的对抗中才使自己成为了一种自觉意识到了的生活方式的。如果说这一点在以前还

是隐藏着的话,现在却真的清晰起来。当然,自己也知道“行胜于言”,知道“与其拥有真理,不如为真理而奋斗更有价值”,知道重要的不在解释世界而在改变世界,知道我辈俗人一说起话来总是一面怎样,另一面又怎样,只有行动才涉及“决断”,才只能怎样。但知道归知道,热情归热情,自己所能做的,还只有理论的思索,为了安慰自己,也只有装作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不知道和没兴趣、不关心的样子,尽可能地使伪装也成为时代的一种思想印记,当然,在此同时,还要努力变成对此的反思:如果说哲学源于惊异的话,这该是一种在恐惧中唯恐躲避不及但又为什么总也脱不了身的惊异。当然,最大的惊异,还是对自己的这样一种不知是有意选择还是在莫名其妙中自然养成的处世态度或生活方式的惊异,话说到这里,就感到我们也许真的缺少了某种对终极性的存在所应该怀有的敬畏之心意。是本来就没有还是后来丢失了?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生之心境情调。

灵气缭绕中,岁月就这般 没入沉寂

——由雅典奥运会想到的

标题是依据荷尔德林1748年5月24日的一首题为《希腊》的诗句改写的,原诗是这样的:“灵气缭绕/四周及远处古老的传奇/当新的生命重生于人性/岁月就这般没入沉寂”。(荷尔德林《塔楼之诗》,先刚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54页)

在荷尔德林短暂的创作生涯中,曾写过好几首关于希腊的诗作,海德格尔也以这些诗作为题专门做了几次《荷尔德林的大地与天空》的学术演讲,其中引述了荷尔德林在写给一位朋友(波林多夫)的一封信中的几句话,用于表达他当时在法国南部时的感受:“南方人处于古代精神的废墟中,他们的身强力壮使我愈加熟悉了希腊人的真正本质;我了解了希腊人的天性和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身体,他们在他们的气候中生长的方式,以及他们借以在元素之伟力面前保护其高傲天才的法则。”(参见《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92页,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版)什么是“元素之伟力”?荷尔德林在这封信中谈到了雷雨、火光这些“自然现象”,认为它们不单单是“自然现象”,而是“民族性地构成着”、“以天命方式构成着”的“某种神圣的东西”,“它来去匆匆的冲动,荒蛮的特征,以及以自然的不同特征在某个地带中的同时发生,使得大地所有神圣的位置都集中在一个位置上”。黑格尔对“元素之伟力”另有一种解释。他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讲到希腊哲学时说,“希腊人中最伟大的便是那些个体性:艺术上、诗歌上、科学上、义气上、道德上的那些杰出人

物。如果和东方人想象中的华美壮丽宏大相比,和埃及的建筑、东方诸国的宏富相比,希腊人的清妙作品(美丽的神、雕像、庙宇)以及他们的严肃作品(制度与事迹),可能都像是一些渺小的儿童的游戏:希腊所发展的思想,尤其是这样。”(该书“引言”,第16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黑格尔说,希腊人重视“元素”,且不谈这与他们把某种“实在”(如水、火、气、数等等)、“某种确定的自然元素”(该书第197页)认作“普遍”、“原则”、“绝对”有关,重要的在于它体现出了一种精神,一种“把不可度量者与无限华美丰富者化为规定性与个体性”的精神。黑格尔认为这就是古代希腊人的精神,它体现为尺度、明晰、限制和目的,体现为决不可放弃的“个体性原则”(该书第161、165页)。不但水火、大地、天空、风暴、山河等等都是“个体”,国家(城邦)也是“个体”,所以世界在希腊人眼中才“化作家园”,化作“无求于外无求于上”的“自己的东西”。(该书第158页)

普遍的、精神的、神圣的东西就沉没于这些个体性之中(用哲学的语言表达就是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但对希腊人来说这些东西还主要是感性直观的对象,是审美的对象,直到有一天返回自身,“成为抽象的主观性,在自身中发挥其自身成为一个思想的世界。”(该书第160页)当然,那是以后的事,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原则,但其根基却是希腊文明所奠定的,因为在当时自然的与精神的、世俗的与神圣的东西还关联在一起,共同构成为希腊人道德、法律、制度的基础。于是,这使我想到了三个构成希腊人文明火种的“伟大元素”,它们“灵气缭绕”,久久徘徊在西方文明的余波荡漾之中,并召唤着岁月如此这般地“没入沉寂”。

大海

希腊人的精神与大海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重要恐怕怎么说都不会过分。

希腊本土山岭绵延,土地贫瘠,山谷间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城邦(其

实也就是国家,或理解为相对独立的区域社会)。大山割断了它们之间的交往,但却使他们知道了相互之间的依存,因为除了出于战争的需要而必须联络可能的盟友外,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还有一个共同享有的大海连接着他们。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上卷》中说:“任何区域社会的人口只要是增长太大而国内资源不敷时,在陆地上无法谋生的人就都会去从事航海。”(第30页)航海给希腊人的精神打下了这样的烙印:第一,从事航海的人可以来自各个不同的区域社会,于是大家也就有了一个可以共同交往的平台;第二,在航海中从事商业活动与进行海盗掠夺在开始时肯定是不分的,于是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的那封信时说:“在希腊语中,动词‘身强力壮’就是斗争、搏斗、把捉和承担意义上的‘好斗’,即那种斗争,赫拉克利特把它思为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并且对这种运动来说,诸神与人类、自由与奴役进入它们的本质的闪烁之中而显露出来。”“强壮英勇”的体型就如体现“元素之伟力”的狂风暴雨一样,成为一种精神的闪烁。(《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96页)罗素认为这二者的重要性在于使希腊人出于交往的需要而掌握了书写的艺术,有了文字的记载。黑格尔则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认为正是大海给了希腊人一种茫茫无定、渺渺无限的观念。面对大海,人最需要的就是勇气,因为大海邀请着你去征服、去掠夺、去寻找新的陆地(开辟殖民地)和追求最大化的利润。黑格尔说,平原把人束缚在土地上,使人产生无穷的依赖性;大海让人走出圈子去冒险,由于这里的“险”涉及生命,于是发生手段(冒生命之险)与目的(赢最大之利)的矛盾,其结果就是“手段”压倒“目的”从而使“冒险”成为一种超越“赢利”的勇敢、智慧和高尚,一种为冒险而冒险的娱乐,这也就是希腊人之所以崇尚体育比赛这样一种精神的由来。第三,如黑格尔所说,从陆地到海洋,从悬崖到丘陵,驳杂多变的地形和气候让希腊人猜到“自然里有自然的东西”,把这个观点一引申,就是感官变成了思索,直观包含有诗意。这使得希腊的艺术家最早想到把石头雕刻成艺术品,让自然成为精神的体现。(《历史哲学》第97、247页)

也许当泰勒斯说万物的始基是“水”时,这里的“水”就指的是海水。